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

刘白羽散文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

费辛田 主编

目 录

一	腊叶(一)
四	腊叶(二)
八	冬日五则
十五	日月经天
十九	你是强者中的强者， 你是圣者中的圣者 ——在张海迪《生命的追 问》座谈会上的讲话
二十二	宇宙的声音
二十七	日出
三十三	长江三日
四十七	昆仑山的太阳
五十三	一曲清清塞纳河

- | | |
|-----|-------------------|
| 六十二 | 威尼斯 |
| 八十二 | 春雪 |
| 八十七 | 海天夜话 |
| 九十五 | 阿诗玛之魂 |
| 九十八 | 春到零丁洋 |
| 一〇九 | 南天春早 |
| 一一三 | 白蝴蝶之恋 |
| 一一六 | 白桦树 |
| 一二〇 | 红帆 |
| 一二二 | 九百个火炬 |
| 一四〇 | 金黄的向日葵 |
| 一四五 | 东山魁夷的宇宙 |
| 一五四 | 乌云颂 |
| 一六〇 | “我要活下去，就是死了也要活下去” |
| 一六七 | 雪松上的泪珠 |
| 一六九 | 秋心如海复如潮 |
| 一七二 | 海恋 |
| 一八〇 | 风霜雨雪 |

一八三	塔里木油田的呼啸
一八八	我带回春雨，带回春风
一九三	后记

腊 叶(一)

在晴秋阳光中散步，行经一株树下，没有一丝风，一串落叶忽然从上面闪着亮光扑簌簌而下，那情景真是美妙极了。我翘首仰望，却使我想起心灵中的一片叶子。

回到书房，我取出用圣经纸印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这是七年铁窗生涯中伴我的惟一的一部书。我像要发现什么宇宙的奥秘，一页一页掀着，果然出现一片小小的枯黄的叶片。鲁迅在《腊叶》开头说：“灯下看《雁门集》，忽然翻出一片压干的枫叶来。”不过我的这片枯叶，既不是落叶，也不是枫叶，而是春叶。

人真不愧为万物之灵，就在那样苦涩的日

子里，还有这样的爱心：我细看这片黄叶，想起当年拾取这片树叶时的心境。那是春天，春天在我的心湖中还是泛起无边的憧憬。一个上午“放风”，在五步方圆围墙的小院里，有一株小白杨树，那样婆娑，那样袅娜。我望着树枝上一片片给春阳照得亮晶晶的绿叶，使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生之欲念。树枝垂在我头上，我很想摘一片叶子，谁知刚一举手，就听到一声叱呵：“老实点！”于是我失望了，只好来回来的走。忽然眼睛一亮，我发现我脚边地上有一枚很小很小的白杨嫩叶，我想大概是刚给风吹落下来的，它绿得像一片翡翠。多么真挚的爱心啊！我在它跟前停下来，装作提鞋的样子，我把这片小树叶捡了起来，装在口袋里。你们无法想像，当时对我来说是多么大的喜悦啊！我如同拥抱了整个春天。

回到室内，我想应该怎样把这个自由的小生命永远珍藏起来。为了不被监管的人发现抢走，于是我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就是把这小叶片夹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里，让这神圣的书保留这神圣的爱。这一夜，我睡得非常舒适，我的梦里也荡漾着一阵阵绿色的涟漪……

后来，苦涩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我回到家里，我得到了自由，也就把书中的这片叶子忘记了；对于在苦难中给予我爱抚的叶子，现在想来真是十分内疚！今天受那玲珑飘动的落叶的提醒，我陡然想起睡在书中的叶子。可是我怎样也找不到，但终于找到了。啊！多少个年月，我已经老了，目力不行了。我借助于放大镜看这枯黄的小小的叶片；那纤细的叶柄，那叶片上细细的脉络，那样精致，那样灵活。啊！生命，多么伟大的生命呀！它死了吗？不，没有，你这不朽的腊叶啊！在你的生命中留存着我的生命，在你的生命中留存着我禁锢不死的爱和希望。

晴日满窗，我书房前面的碧萝在我面前这层窗玻璃上蜿蜒生长、蔓叶纵横、一片葱绿。我轻轻抚摸着这小小的腊叶，它并不酥脆，而且坚韧。你这不朽的腊叶，当我的生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时，你也许还保留着我拾取你时那春天的阳光的气息吧？想着，我又把它夹在书页里，把书又送回到书柜里去，这样做时，我觉得我是把生命的精灵又保存起来了。

腊 叶(二)

春节过后，因病进入医院。由于目不能读，手不能写，只检了几本画册，以解病室孤寂。进入病房，安顿下来，我翻出一本，不禁一惊，竟是日本老朋友井上靖送我的一册。我看看井上靖题辞的日月，从中不禁一阵戚然！这是他生前赠给我最后的一本书了！这是井上靖早年在《每日新闻》担任艺术记者，开阔了一个专栏的集丛。这真是一本很美的书，陶瓷部河井宽次郎的“壶”彩色绚丽，构图丝微，福田平八郎的画“老柿”深兰淡黄相兼的柿叶，非常清新优美。每一艺术品下都有井上短短的艺术评语，虽然我不懂日文，也能得到深深品味。我想井上怎么

把他早期艺术精品在晚年最后送我，这里面似乎有一种什么朕兆。我一页一页掀着看，猛然间从书页里看到一小枝纤细的腊叶，如同青空中飘过一片白云，我惊觉到这是我那一次在中岛健藏墓前失声痛哭之后，我总想寻找一点什么，留下我尊称为长兄的人的生命，于是从一片枫树林下走过时，就伸手折了一小枝枫叶，就夹在井上的这本画册里带了回来，书柜里堆积的画册甚多，久而久之也就忘记了。今天我仔仔细细看，真是美呀！小巧的枫叶还是绿的，像西湖龙井茶叶那样素雅的嫩绿。

也许都是东方文化的关系，在国际结交的朋友中以日本为多，特别珍贵的是见到老一代日本作家智贺直哉、古崎润一郎。至于现代的作家那就很多了；中岛健藏、龟井胜一郎、川端康成、野间宏……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都一一仙逝了。记得一九六一年第一次到箱根，我和巴金、中岛、龟井夜晚穿上十分艳丽的日本和服，席地而坐，举杯痛饮，那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中国诗有一句：“红杏枝头春头闹”，日本的樱花才真是绚烂繁华，闹的天也醉，人也醉，而我们所得的深厚友谊也就溶合在樱花

之中了。不过随着时代变迁，看着这细细的枫叶，我却想：不论那里的天与地、山与海有多么美，我也不想到那里去了，老朋友一一消逝，在那里我能得到什么呢？只有寞落，只有悲伤；人生几何，何必去再弹心灵的咏叹呢？轻轻抚摸着这碧绿的腊叶，就让我 and 已经逝去的井上靖作灵魂中静悄悄的对谈吧！至于中岛健藏，可想可谈的更多了，他是中日没有建交、东京街头的电线杆上印着法西斯的血手印的最艰难、最恐怖时期，他是从危境中挺身而出，高举起日中文化交流大旗的一位伟大先驱者。我和他见面简直无法计算有多少次数了，最后一次是在他家里。日本作家中不少人喜欢喝啤酒，那一次他就在醉后跌伤在桌角上，把眼睛砸坏，但是我们来了，他还从医院里出来，一只眼睛上包扎着纱布，我们在他家楼上跪坐在榻榻米上，敞开心怀，密切深谈。他经常到群众集会上讲演，抨击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罪行，提出建立日中友好的倡导先声，他披肝沥胆、大声疾呼，在那白色恐怖包围圈里，保护他的就是中岛京子夫人。中岛去世，我们十分哀痛，日中文化协会理事会推井上靖

作会长，井上保持古老的道德风尚，一年后才就任会长，这表示对中岛最大的钦佩。他先做的第一件事却是陪京子夫人到中国来向老朋友们吊唁致谢，一次集会上，京子夫人谈着中岛的斗争，忍不住涕泪而下，这时大家都很悲哀，我过去紧紧握住京子夫人的手，井上也扶着京子夫人。京子夫人带来中岛逝世后出版的最后一册书，我接过书就像中岛的骨灰撒在手上一样，禁不住流下眼泪。今日看着中岛墓上这一小枝枫树腊叶，又一次涌上像接过中岛健藏最后一册书时那样心情，但我接的却是井上靖的骨灰了。让这碧绿而纤细的枫叶就藏在画册中。记着我永远永远，对中岛、对井上的心情吧！

冬日五则

生命之手

护士把我从轮椅上拖拽到病床上，一倒下去，我就失去了知觉。

人生的河流凝固了？

人生的河流消逝了？

人生的河流死亡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从昏热中给惊醒过来已是黑夜。我模糊地意识到生与死、死与生距离原来是很近的……我缓缓睁开眼睛，看见一只纤细的手指给灯光照得通红。我觉得红得很美，像一段半透明的红珊瑚。这时，我才明白她们在给我输液。这只红的手那样轻柔、精

巧，针头刺疼的感觉一点都没有，就刺入我手背的细血管。我看看上面，玻璃管里在一滴、一滴滴着液体。一刹那间，我觉得那通红的手就是把生命之液输送给我的生命之手啊！我心头掠过一阵说不出的快感。但，高烧的昏热又使我迷糊起来。朦胧中我只记得那通红的手，不知怎样一下想到在巴黎看见罗丹雕塑的那美丽的手。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热 与 凉

这是发烧昏热中一个非常惬意的梦。

……夏天，一大早就到大地里去割麦子，露水很浓，格外清凉。我前面袅娜着一个女人的影子，从灰布帽里露出来的发辫，那样粗，那样黑，随着她的劳动，在她的脊背上像一条蛇在蜿蜒、在摇摆。她大把大把搂着麦子，挥动镰刀。她那热烈的劳动，使她显得格外的
美。我在她后面一点，闻到她身上甜蜜的汗
味，我和她的裤腿都给露水浸得湿淋淋的。就
在她仰起身子用手背在额头上擦汗时，我发现
她原来白皙的脸色红得如秋霜蘸染的枫叶一样

红……就在这时，我感到露水打得我一阵透心凉，凉得那样清爽，那样奇特，那样美。

我蒙眛地睁了一下眼，看到一个穿白大褂的身影。我惟恐我不清醒，特别提醒自己，这是护士给我高烧到 40℃ 多度的额头上换了一个新的冰袋。她看了一会儿。在我的意识中，她的影子变得清晰起来。

啊，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我觉得有一只手在摸着我的手背，她们以为我还在昏迷之中，小声说：

“哎呀，真是烫人呀！”

“简直像火炭一样。”

……

我又失去了知觉，沉落在昏热之中。

我又回到那清凉的收获的早晨。

我又看到那在劳动中显得特别美的女人。

就在这一刹那，我又感觉到一阵透心凉，凉意涔涔而下，直透肺腑。我觉得胸膛和脊背都流着汗水像淌着的小河。于是，我又感觉到露水那样浓、那样凉——这时我才知道给我以清凉的是额头上像一块冰凉如岩石的冰袋。于是我又昏昏沉沉、模模糊糊，又闻到夏天清晨

那一种像烟灰一样的露水的气味……

雪

一清早，这个病室里最年轻的护士带着满面孩子气跑进病房告诉我：

“下雪了！”“下雪了！”

当时我还在发高烧，只能躺在病床上，因此我什么也没有发现。今年雨雪少，北京发生了严重的流行性感冒。昨天主治大夫告诉我：这病室里一排都是患感冒的，都要输液，可是，谁也没你烧得温度这样高，烧得这样顽固，别人输液三几天就退烧了，你却烧得这样久。也许由于高烧的缘故，听说下雪，心里特别高兴，清凉。我说我想看看雪。小护士手脚麻利地摇动病床的摇柄，于是床的上半截就升高起来了。我透过窗玻璃一下看到，雪就像冻结了的大雨簌簌、簌簌不断地落着，那么洁白，那么凉爽，使我减少了几分昏热，增加了几分凉爽。我一直凝目而视，连高温好像也忘记了。主治大夫来了。她的头发上还凝结着细细的水珠，她说雪很大，从夜里就下起来了。

不知怎么，我觉得洁白的雪和我周围医院里所特有的洁白和洁白的人生溶合成为一个白净的宇宙，在净化着我的心神。

午睡醒来，窗上还是抖着白绒布一样在落雪。就在这夜晚昼温度时，果然已经从三十九度以上退下来了。我觉得甘美的雪水在我周身血管里流畅。

流泪的太阳

这几天真个到了严冬了。

人老了，体质显然衰退，发高烧三十九度几一周才退。我又不愿多住医院，回家心里觉得踏实。可是大夫严嘱不能外出，家人也只让我躺在床上，我自己也觉得虚弱得很。在清寂、无聊之中，我有时还是在屋子里蹒跚地走走。今天下午踱到西屋，忽然发现窗玻璃外层结了冰，朦朦胧胧、模模糊糊，又像雾，又像雨，正在流的水一下结成了冰凌。

正当我要转身时，一个奇迹突然出现在眼前。西面天空上悬着一轮又圆又大的西下的太阳，它那样红，经过冰凌的湿润，红得像鲜橙